

## 京城归巢

□平文

岁月  
流金

今年是五四运动101周年,青年节,想起年轻时能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全国机关工作,觉得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7年前,1993年10月到1994年9月,我被抽调到团中央工作挂职,在北京定居一年,机会尤其难得,而且是第一批。

我们挂职来的四五十人,除女生外,统统住在城南的刘家窑。我们每人发了一辆自行车,是天津的“白鸽”牌,零部件一般,骑起来相当吃力。从刘家窑骑车上班,到天安门东南一隅的前门东大街,一般需要30分钟左右。

我们住的是一幢四五层的小楼,简单的砖混建筑,东西都有上下的水泥地楼梯,没有电梯。房子是一间一间的,近20平方米一小单间。我住的是中间过道的北侧,冬天冷一些,不过还好,有暖气片,暖气一般是11月15日启用,到次年3月15日结束。在这个属于冬季的日子里,比我们南方可好过多了。江南的冬季,湿冷,屋里甚至也会结冰,屋内屋外穿得一样多。而在北方的房间里,可以穿得很单薄,倒也干净利落,不用拖拖沓沓的。

与我同屋的是天津来的刘强,天津市直化工公司的团委书记,初看上去有北方人的敦厚,还有自信,其实是一个很有灵气的小伙子。一住下来,他就忙着上街采购日用品,我让他顺带买牙膏牙刷什么的。回来后自然要给他钱,而他一听说我要与他“算账”,顿时便来了气,我则用南方人通常的解释:亲兄弟,明算账。北方两个男人很容易称呼哥啊弟的,如同女人间亲昵地叫姐啊妹的,可是,我却并不善于也不习惯这样套近乎。我的意思是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咱俩又不是亲兄弟。所以,对北方文化还不通的我,在交往上一开始就吃了亏。不过,后来我俩迅即成了好室友、好兄弟,还邀我儿子他们“六一”节一起去天津玩、在他家住。

我们一般是在团中央机关吃了晚饭才回来住,当宿舍用呗,因为这个住宿楼似乎属于一家冷冻厂,生产并不热闹,也没有什么像样的食堂,星期天不开伙,所以就苦了我们。好在那时没有双休,只是星期日要自己克服困难,解决一下伙食问题。餐饮业还不似现在发达,走出去路边店也不多,店铺的档次、质量和卫生条件也一般,不过还能解决基本的饱暖问题。记得刚来的第一天晚上,一个人跑到一家小店吃,一下子遇见三四个山东来挂职的,领头的一个个儿也不高,对我特别客气,穿着朴素,但很热络,明显是一个头儿,气质不一样呢,后来知道他曾任当时很盛行的“孔府家酒”产地曲阜(县级)市委书记、济宁市委常委,到任团省委副书记了也来挂职。

我对面食如面条、馒头一开始还不怎么习惯,所以,吃饭就成了“事”儿。常常为了多睡会儿,就耽误了吃的,有时饿得饥肠辘辘。团中央机关一个月发5斤鸡蛋作为福利,于是,休息天就在房间里悄悄煮蛋吃。当时有一个年轻演员为了瘦身,把鸡蛋作为日常饮食,最终吃出了“鸡屎”的感觉,对此,我有同感。以至于一年后回到家乡,很长一段时间不想吃鸡蛋,特别是水煮鸡蛋。

房间里没有电视,一到晚上,我就在向北面壁的一张简单书桌前看书,在办公室没事的时间也是看书。好朋友张君说,对我最早的印象就是路过903办公室时,看到我伏案工作,不是在读书看材料,就是在撰写文稿文件。而我的室友则在东侧的床上躺下,抱着他那只宝贝“随身听”听音乐,不过声音并不大,不会影响到我。有时也会去串门,与天南海北来的“挂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了解了他们家乡的风土人情。其中就有江西南昌来的“挂友”戴,1991年10月至12月曾与我在中央团校同班过40天,因此,我们俩聊的格外多。现在,他还天天早上在微信上先问我好。两轮一起在京学习、工作,天下没有如此巧遇,又是同龄人。

房间里没有洗手间,凌晨起来,大伙儿一齐涌到盥洗室刷牙洗脸。好在都是男的,动作都比较麻利,也简单。一洗完,我们匆匆整装出发,骑车到团中央机关上班。在路上小店花上一元两角钱,喝一碗稀饭,再吃几个无锡小笼包。下班回来,有时从团中央向东走,路过天坛时,特别感觉到一种阴冷,或者向西走,走前门大街,看看周边热闹的街景,吆喝的生意人以及游客,还可顺道到南通驻京办去下,吃个饭,改善一下伙食。当时驻京办主任对我真好,告诉我北京的日常,随时欢迎我去蹭饭,他常说的一句话叫“添客不杀鸡”。为了名正言顺,还聘我为办事处顾问,郑重其事地颁给一张红色聘书,我把它压在箱子底。回来后还与老主任见过,只是到现在已多时未见了,听说他身体蛮好,什么时候打个电话去请个安,感谢他当年如此待我。

在刘家窑宿舍,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病了,发热,高烧到39度多,同室的刘也不知道是回家了还是出差了,我一个人想喝水也喝不到,真是孤立无助。心想还是身体重要,否则一个人会难受得要死。不过还好,那时年轻力壮,身体不好也就这一次。

挂职一年,冬春夏秋,到次年秋季,北风瑟瑟、落叶满地时,就差不多到期等返了。那个天气下的心情,到现在还记得。刚去第一天上班,晚上在机关吃着浇在米饭上的鸡蛋炒西红柿,甜甜的心想这北方的饭今后怎么一直吃下去啊,然后想到一年365天,这一天怎么走过来啊。不过,我很快进入工作角色,爱上了北京这个地方。没想到一晃一年就要过去了,自然离情依依、别意浓浓。



## 遇见更好的自己

□赵海峰

心窗  
片羽

凌晨,被春雷声惊醒,看了一下手机,3:26,正巧与今天的日期重合。

头脑中忽然想到前几日的一件事,便无法入睡了。

一个朋友突然微信电话问我:“你是不是认识某某?”

我惊讶之余忙回答道:“是的,你怎么知道的?”

“看到你给他的朋友圈点赞。”他答道。

原来暴露微信朋友圈的方式竟这么简单。寒暄几句后,得知这位朋友是他小学同学,不同的人生遭遇让两人过着不同的生活。最后他补充了一句:“他小学的时候,成绩一般。”

这句话包含太多的心情在其中,也许有嫉妒,也许有为自己未能飞黄腾达而愤愤不平,但我觉得这一句话更能稀释他心中的不平衡感。

生活中,见过太多人将对他人的印象停留在很久之前。心理学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锚定效应,指的是人们在对某人、某事

做出判断时,易受第一印象或第一信息的支配,就像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人们的思想固定在某处。也许某一刻,当你想起某一个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成功人士的时候,你便不由自主地想起他曾经种种不如自己的往事或者他曾经犯过的错,从而忽略了与你分别的这些年里,他默默付出、勤于学习从而发生蜕变。很多人都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他人的成败,总习惯性地将他人的成功归因于环境,失败归因于自身;而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环境,成功归因于自身。不妨换个角度,多从成功人士身上去审视自己的不足,见贤思齐,也许就奔跑在迈向成功的路上。

伏尔泰曾说:“人的本能是追逐从他身边飞走的东西,却逃避追逐他的东西。”每个人都曾经聪明地作出了过往的抉择,既然选择了现在的生活,改变能改变的,坦然接受无法改变的,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每天学习一点,运动一刻,平淡的生活,也许就不平凡,更好的自己便伫立在美好的春天里。

## 我的父亲花有富

□花红兵

玉兰  
一瓣

我的父亲花有富,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没有给我们姐弟仨留下多少物质财富,却赐予了我们受用终身的精神财富。

父亲从小家境贫寒,家中兄弟姐妹又多,小时候就学着放牛,12岁才得以上小学一年级,必定起早在田里劳动一番再去上学。尽管很用功,成绩也优异,但五年级只读了几天,由于爷爷的极力反对,他被迫辍学回家务农。父亲没有任何怨言,日后再对我们的教育和学习更加重视。

当年我报名读小学时,一般孩子都是独自去学校,而父亲兴冲冲地牵引着我来到学校。由敬爱的余校长亲自考我,看到我熟练地从1数到100,余校长满意地点点头,父亲眼里满含着期望,咧开嘴巴笑了。

1985年9月,我考上了海安卫校。从未出过如东的我既欣喜,又很不安。又是父亲领着我坐上“东方红”大客车,帮我办好入学手续后,又帮我整理好宿舍的床铺。我们草草吃过午饭,他念叨着队上和家里还有不少活呢。下午,父亲返程时,我去车站送他,夕阳的余晖洒在他的背上,我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此时,身高才一米六的父亲的背影在我心中竟是那么伟岸!

与母亲的严厉不同,父亲是慈爱的。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没有打过我们,但他不怒自威,对我们的学习要求从未降低标准。父亲在生产队担任队长,平时工作很忙,但每天都要过问我们的学习情况。

我读小学二年级的一天,放学回来的路上就得知,晚上在生产队里放电影。对农村娃来说,能在自家生产队里看一场露天电影,比现在去一趟国外旅游还要喜乐!我和小伙伴们把作业丢到脑后,只顾在生产队的晒谷场上疯玩,被父亲远远地盯上了也浑然不觉。父亲没有走过来批评我,但我们四目相对时,父亲那严厉的眼神,令我至今仍有余悸,吓得我一溜烟地跑回家。父亲安排好放电影的准备工作,回到家,吃过晚饭。我们已经听到了电影快要放映的通知,心都飞去

了。这时,父亲把我叫住,要看看我的作业情况。我没有能将当天学的课文熟练地背诵下来。父亲慢慢坐下来,异常坚定地对我说:

“你今天只有认认真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才能去!”我内心尽管有一万个不乐意,也只能静下心来好好温习,直到父亲确认我完全熟练背诵,才让我去看电影。从此以后,我在学习方面的自觉态度和认真表现,常常让历年老师夸赞。我的良好学习习惯就此养成。

父亲担任生产队队长之前,已有三任队长被撤职,可见这个队里开展工作的难度之大。父亲实际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但是他不畏困难,带领群众勤劳致富,愣是把一个负债落后的生产队带成了全乡闻名的先进集体。最值得乡亲们引以为豪的是,有一年,我父亲作为先进个人受邀去省城南京开会授奖,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亲切接见。

父亲数十年如一日,一直和父老乡亲一起在田间地头劳动。他身材不高,也不强壮,但坚持和大家一起担挑重物。有一次,父亲正在和群众一起挑水稻到谷物场脱粒时,当时来本村蹲点的一位副乡长看到了,非常感动,抢过我父亲的扁担加入劳动队伍中。大家一看,乡领导也和群众一起劳动,热情更加高涨,很快完成了当天的工作。这也成了乡邻多年来津津乐道的往事。

父亲是插秧高手。他总是第一个下水田,栽上第一行水稻秧苗,让一起劳动的群众评判。群众看到队长带头,一个个更加积极。

父亲在队里很有威信,即使后来生产队解散了,家长里短的琐碎家务事、邻里矛盾,事主也会请他出面主持公道。每次他出面调解,矛盾双方总能冰释前嫌。

父亲因常年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患上了慢性肺心病,于2000年8月7日离开了我们,享年57周岁。

父亲忘我拼搏、无私奉献、真诚待人、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积极上进的品格和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不忘学医初心,努力做一名妙手回春、德艺双馨的好医生!

## 伊宁杏花香

□徐新

走马  
天下

在春风的轻抚和春雨的润泽下,经过寒冬的洗礼、沐浴着明媚阳光的杏花悄然开放了,露出了娇美的容颜,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它如纱、似梦又像雾,装点着小城伊宁县的大街小巷,装点着远方的原野山坡,装点着踏着轻盈步伐款款而来的春天。

“东厢月,一天风露,杏花如雪。”小城盛开的杏花胭脂万点、占尽春风,似乎昨日还在寻觅的春色,哪知一个转身、一个回眸,便邂逅了那顾盼生辉、摇曳生香的醉人芬芳。一树树粉妆素裹宛如飘然而至的仙女,一朵朵清丽婉约好像含羞待嫁的新娘,一瓣瓣清雅温润仿佛晶莹剔透的无瑕美玉。轻轻捧起花朵仔细端详,只见五个花瓣微微翘起,均匀排开,每一片花瓣都抹上了一丝胭脂,数条细细的嫩黄色的花蕊隐约其间,一颗调皮的小露珠也在微微颤动,花朵的底部有一个红红的花蒂,整朵花显得娇艳欲滴。在阳光的照耀下,那欲滴的羞红,让人频生怜爱,心中荡起阵阵涟漪。

惹人怜爱的杏花还有变色的本事,含苞待放时,朵朵艳红,随着花瓣的展开,色彩由浓渐渐转淡,到谢落时就成雪白一片了。在春天,蜡梅、迎春是春天的序曲,只有杏花盛开才迎来春天的高潮。

小城街道两侧竞相开放的杏花与轻淡如烟的柳色互相映衬,红的、白的、绿的,微风乍起,千枝婆娑,万叶摇动,好似流淌着的层层波浪;不甘寂寞的鸟儿们早已高站枝头,或蹦来跳去、或啁啾欢鸣、或追逐嬉戏;轻盈的蝴蝶、勤劳的蜜蜂也沉醉在杏花丛中,翩跹起舞,它们尽情展示着春天的生机和活力,倾情描绘着那亮丽婉约的迷人画卷。

百年杏园里的一棵树杏花,开得盛意恣肆,粉白娇嫩的花儿,如纱般轻柔,如雪般剔透,亲亲热热地簇拥在一起呢喃细语。轻风吹来,花瓣微微颤动,犹如满树粉蝶,会从枝头飞起,又如片片白云悠然飘过。那一株株杏树干,已呈暗紫色,高大粗壮的树干,布满沟壑的树皮,仿佛诉说着岁月的沧桑,而旁逸斜出的枝条恣意地生长昭示着它们顽强的生命力。杏园里赏花的各族群众顾盼流连这如诗如画的美景,尽情徜徉在花的海洋,享受着沁人心脾的芳香,频频拿起各种摄影工具,捕捉精彩瞬间,期盼留下最优美的姿态。

远处山坡上的杏树林也在充分展示着盎然生机,错落有致,自由舒展,或孤然傲立、或抱团簇拥、或遥相呼应。漫山遍野盛开的杏花如云霞般飘落在那张嫩绿的“大地毯”上,轻盈的花朵微微摇曳,犹如一只只翩翩起舞的粉白蝴蝶,姿态是那么优美、那么生动。也有的花瓣在山风的低语中漫天飞舞,薄如蝉翼的花瓣飘飘似雪,旋转着从空中飘落,颇有“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作尘”的意境。

伊宁的杏花是那么的生动浪漫、那么的清澈明净、那么的唯美诗意,那么的令人怦然心动,而那一树树灿若云霞的杏花早已深深地定格在了我的记忆深处,永远、永远……